社會日報

本館設在宣武門外棉花頭條門牌一號

郵務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七百三十七號

電話南局三千七百四十二號

電報掛號九五九五

（分發行所）天津日界蓬萊街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

（今日出一大張）

本報價目

△本京　零售大洋二分　△派送　每月現洋五毛五分　半年大洋三元一毛　全年大洋六元

△外埠逐日寄　每月大洋七毛　半年大洋四元　全年大洋七元六毛

△歐美羣島　每月大洋一元二毛　半年大洋七元　全年大洋十三元四毛

告白價目

三日每字每日收價銀一分　一星期每字每日收銀八釐　十五日每字每日收銀五釐　一月每字每日收銀三釐　一季九五折　半年九折　全年八折

均用五號字以白字起碼　刊資先付　事關詞訟刊登另議　商標圖樣木戳等按所占地位計算　如縮短日期刊登概不退還　封面照價加倍

社會之聲

（本欄歡迎投稿作者自負文責）

救濟時局之意見書

（鄭芳家溉）

民國十餘年來。政潮澎湃。人欲橫流。外患內訌。國幾不國。前此臨城匪變。政府與匪黨。竟有條件之議和。喪失國權。騰笑中外。列強以我國無靖亂之能力。大倡共管之說。欲爲變象之瓜分。此次北京政變。總統總理。後先出走。中樞負責無人。說者謂此中另有作用。雖係揣測之詞。然政局日益分崩。統一愈無希望。曩者南北對峙。彼此尙有團結之力。今則南與南爭。北與北鬨。分裂愈甚。禍變愈深。大局不啻散沙。白宮視爲利藪。以此而言統一。無論和平武力。悉屬空談。邇來旅滬諸人。有主張採取委員制之說。遽行新制。顯背約章。識者恐其仍蹈廣州七總裁之覆轍。引爲深憂。各省長官。乃慮國脈中斷。主張速選總統。而異派黨人。或詆現今國會。有解職議員羼雜其間。不得認爲合法。或鼓吹各派議員出京。使議會不足法定人數。爲無形之破壞。其說果行。則我國將永陷於無政府地位矣。縱令無以上阻礙。立將總統選出。吾恐西南半壁。反抗之氣燄愈張。東北一隅。詭譎之風雲益緊。中央日撤其屏翰。人民日陷於死亡。謀國諸公。安忍出此。爲今之計。莫若速開國會救濟會。參酌意大利限制選舉之法。每省物色德望素孚之鄉賢數人來京。（當此緩不濟急之時。只求其德望資格。足以代表民意。由各省長官諭令各耆老公推數人。以免因選舉繁重手續。遷延時日）實行監督國會議員。（按照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以全國國民爲主體。國會議員。既由國民產出。則國民自應行使其監督之權）。愼選總統。凡屬金錢運動。及黨派競爭。嚴加取締。並促成我國適用之憲法。以定國是而固邦基。俾全國同胞。出假共和之險巇。享眞共和之幸福。良金合於一冶。立解時局之糾紛。元首出於大公。自無南北之障礙。芳等外觀國勢。內本良心。竊謂救亡圖存。莫逾於此。仁賢憂國。具有同情。區區之愚。敬候明教。

特載

辦理魯案經過之報告書（續）

（九）礦山問題。淄川坊子金嶺三礦。照約應移歸中國特許中日合資之公司接辦。日本委員。在會提出礦山財產目錄。要求償款。並提出公司組織方法。及課稅運輸等項協定。查償款一節。華會條約。並無明文。日本無得投資經營權。更無要求賠償之理。力主無償移交特許公司接辦。至公司組織各項。大致允與磋議。正當交涉吃緊之時。而魯大公司代表五朝傍般同等。與日本資本團代表門野重九郎等。呈稱。償欵一節。但懇委員會。酌量減少金額。免除利息。展緩開始償還之年限。公司即可勉力負担。而我方堅持無償交還之要求。遂無詞以自解。結果。認償日金五百萬元。由中日合辦公司担任。至魯大公司問題。當礦山交涉之始。以爲茲事件。大非羣萬羣力。不能善其後。因取公開主義。電召國內各資本團。共同計議。以期切實舉辦。俾免徒負虛聲。乞靈於股之積習。無案。堅持獨辦。而農商部亦認該公司爲有優先權。結果。由該公司單獨與日本資團。共同組織公司。其他國內團體。遂謝絕不再過問。其決定三礦辦法之大概情形也。（十）鐵路問題。查第二部委員會所管。專屬鐵路事項。故其性質。不若第一部之複雜。開會之初。即由我國委員。提議三項要案。（一）膠濟鐵路財產。分別德國舊有。及日本新增。詳細列表。交出研究。（二）輕便鐵路及其附屬財產。應作膠濟財產之一部。列表交出。（三）鐵路當局。所訂各項合同契約。日本委員。並主張設立之三種分委員會。（一）鐵路及附屬財產平價委員會。（二）償還路價國庫券財政委員會。（三）鐵路移交委員會。我國委員。亦表贊同。當即指定委員。分別組織分委員會。就其事項性質。分類審議。而難爲明瞭之解釋者。即永久改良增加等問題。經分委員會九次之討論。始商定一永久兩修之原則。其原文如左。一係包括世界鐵路會計原則。所承認爲可由資本項下支出之各種改良。及增加原有效力。或減少營業支出者。此項改良及增加。必須有永久之性質。並對機械或地點。須有固定之位置。且其有繼續之價值者。根據此種原則。爲平價之標準。旋經大會先後二十一次之討論。決定價欵日金四千萬元。發行國庫券。以膠濟收入爲担保。年息六厘。於本年一月一日。將膠濟鐵路。及其支綫。並一切附屬財產。移交我國。此關於決定移交鐵路及償欵之大概情形也。（十一）經營問題查魯案公署開辦伊始對於經費一節。經國務會議通過。每月由稅務處於青島海關收入項下。撥付四萬元以七個月爲限。自四月分起至十月分止計領到二十八萬元。又由務署撥到開辦費二萬元共實領洋三十萬元。惟魯案簽字。係在十二月接收鐵路礦田。又在本年一月二月手續繁多。致結束事宜截至四月始能完竣。統計公署設立實逾一年所領經費僅有七個月收支相報。不敷甚鉅。除中間代墊。膠濟鐵路巡警等費三十三萬餘元。現已由膠濟路局歸墊。又代墊青島市。水陸巡警等費二十六萬餘元。現已由膠澳商埠督辦公署歸墊外。至中日聯合委員會經費。十一年六月開會時。（未完）

時事述聞

▲褚輔成劉恩格等昨日赴滬
▲有人威嚇郭同
▲保派仍想依法當選
▲臭軍師準備雇人冒充議員
▲孫伯蘭受人揶揄之苦痛
▲張志潭又將賣主求榮

昨日天津電話云。益友社褚輔成。及奉天派議員劉恩格。各率一部份黨徒。於昨日下午。由津搭車南下。計其人數約有三十人左右。又云天津方面。連日均有議員由津浦車南下。北京赴津之議員。亦不絕於道。即未赴津之議員。如郭同丁佛言等。亦絕對不出席於憲法會議。此輩議員。頗受保派當局之嫉忌。昨日有人到東方飯店。晤及郭同君。告以此地不便久居。君如不改態度。則寄身旅館。殊屬危險云云。郭同一笑置之。旋以告吳蓮伯。吳極力安慰。謂彼可完全負責。足見此輩舉動之無聊。到處激人反感。而偏又不變更其方法。仍欲藉重豬仔爲之產生總統。殊不知此路不通。實已彰明昭著。而彼輩乃以左手用磚瓦堵住此路。更以右手推車直向此被堵之路前進。其愚騃狂癲之狀。言之眞堪捧腹。又聞彼中臭軍師。已覔得一法。即準備雇用一二百人。待開憲法會議時。使此等僱員。臨時混入議場。湊足法數。然後變更議程。選舉總統。據聞此等臭計。已得大頭默許。吾人且靜待其開笑話也。

孫伯蘭電勸民治社議員南下一節。該社昨已宣言否認其事。惟據本報調查。則謂孫伯蘭近來頗受民黨之揶揄。云君爲民治社黨魁。任令黨員在京。人人以五千元賣身保派。坐候時機。爲之選舉總統。然則君乃擁戴曹三爺之黨魁。此時保定籌備大典。正在熱鬧。君宜束裝赴保。參預盛典。不應在滬冒充反直系之黨魁。以迎合南方之心理。藉圖兩面哄騙。伯蘭被人糾纏質問。實無以自解。故拍發一電。勸告民治社議員。早日南下。此係實情。祗因該社不良分子。賣身之計早定。不顧犧牲此五千元之豬價。故否認其黨魁電招南下之事。恐爲直派所知。不能堅其信用也。

張志潭前爲合肥效忠之人。嗣因與又錚不相容。乃投入靳翼青而賣合肥。翼青竊權時代。張氏欲取交通之席。不惜多方賣友。葉譽虎曾大上其當。譽虎告人。吾生平未嘗恨人。至於遠伯。乃令吾刻骨銘心始終不能相忘。亦可見此君賣友之絕技矣。直奉戰事未起。張氏勾結奉派。密通情欵。卒賣靳翼青以求自全。不料交系志切報復。梁燕孫一躍而爲總理。張氏卒爲譽虎所擯。論者謂直奉之戰。全係交系所激成。交系何以必走此路。則全爲譽虎啣恨張遠伯急於報仇之故。可見張氏與直皖直奉兩次戰爭之關係。年來靜極思動。又由靳氏介紹于曹四小邊自告奮勇。願爲三爺畫策。此次主張急進。演成逼宮奪璽諸劇。其幕後唯一軍師。即此君也。曹三之總統。本屬毫無問題。即吾人與彼向無因緣之人。亦皆在相對贊成之列。乃因彼輩臭軍師屢獻臭計之故。演成政潮。陷首都於無政府。置綱紀於蕩然。遂使兩院失其權能。憲法終難制就。人人蒙其苦痛。外交益隳信用。然則賣曹三者非他。實張志潭也。不謂直派幕後之臭軍師。乃一慣於賣主求榮之張志潭。宜其大業之不成、威信之掃地矣。

國會南遷之事實化

▲出京議員幾占半數
▲滬方已擇定籌備處
▲津方公布招待辦法
▲盧永祥態度明瞭矣
▲孫中山亦來電勸誘
▲小孫派與大孫立異

國會南遷、漸有自空氣而成事實化之趨勢。據天津消息。議員連日由津乘車船南下者約七十人。返東三省者約二十餘人。留津者約一百二十餘人。已決定而尙未出京者約二百人。合之已在四百人以上。河南議員已議決全體相率出京。自今日（七月一日）起接續出發。此外爲山西等省議員日內亦均有大部份出京之計劃。同時在天津方面則亦自今日起。絡繹南下。至以政團而論。全民新民民治等社。抱騎牆態度。已見報載。而最近羣治社璣社等又相率標明反對之旗幟。其重要首領亦多有離京者。北京國會漸呈瓦解之勢。憲法會議之出席人數。日見其減。（昨又開會不成）即其明証。國會所以陷成此局者。實由於津保人員對於國會觀察之錯誤。蓋彼等最大毛病受議員之指摘者實在化錢不痛快也。

上海方面之布置。已由章行嚴等覔就上海斜橋南首之湖北會館。作爲籌備處所。當即發出通告。由滬津各報爲之宣傳。錄其原文如左。

北京政變。國會陷於暴力重圍之中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同人力持正義。誓維國法。相約離京。別覓安全之地。自由集會。刻已覓得相當地址於上海斜橋南首新建湖北會館內爲籌備處。擬於七月十日前集會。並招待所另有設備。同人如須移住。請至籌備處接洽。除另函通知外。特此通告。籌備處啓。

津方昨則公布招待議員辦法。藉以廣其招徠。辦法內容。畧如左述。

△支給公費及補給旅費歲費辦法。
一每月公費三百元。並自七月分起。實行支給。決不拖欠。
一在七月十號以前到滬者。支全月公費。七月十號以後到滬者。支給半月公費。二十號以後到滬者。由八月分起支。
一在滬補發旅費。自七月五號起。隨到隨領。至七月二十號。停止補發。
一領取公費旅費。均須親自署名蓋章。不得代領。
一以前欠發歲費。俟到滬同人過半數正式開會後。陸續籌發。

國會議員移滬集會籌備處謹啓

以東道主自命之盧永祥。昨日電致憲法會議。贊成南遷制憲。其文曰。北京憲法會議吳副議長。張審議長。湯委員長。天津褚慧僧先生。並轉京津兩院諸公均鑒。前因制憲選舉。發生先後之爭。曾於日電陳鄙見。諒達清聽。蓋共和國家。憲法乃爲國本。元首猶是公僕。大法旣備。則人選無難。但使依法產生。則對人決無異議。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惟默察近日趨勢。暴力愈益鴟張。立法自由。橫被剝奪。即如十六日之兩院合會。係由少數人之談話。臨時變而成。且以一個表決。議定「憲法適用」「總統任期」「命令效力」三大問題。致引起院內外嚴重之駁詰。以兩院人才之盛、憲法經驗之宏。而竟有此滑稽舉動。其非諸公之本意。可以斷言。然神聖議會。日在政潮機械之中。將來憲法污點。詎勝爬梳。夫國會制憲法權。實由辛亥革命而來。今日垂成之憲法。乃以十數年人民流血爲代價。設竟鹵莽遷就。等於欽定憲法。怙勢專政者。反賴爲保障。甚或陰謀構煽。力阻憲法成功。人民痛心失望。勢必激爲意外反動。則是諸公以弭革命爲制憲。反以制憲造革命。衡諸歷史公例與政治因果之原則。決非所爲不祥之談。或以爲國會法定任期。瞬將屆滿。遂不得不苟且塞責。作枉尺直尋之計。實則憲法一日未成。則諸公權責一日未盡。姑無論自政變以後。並無一次合法集會。任期本已保留。即令不嫌於國會者。欲以非法集會抵塞。仍不能杜諸公制憲之正當途徑。淺識者徒。以十年國會爲詬病。庸詎知英國會議政治。所以燦爛於世界者。其間曾過長期國會之奮鬥。自一千六百四十年。至一千六百六十年互延二十載。當國會與英王沙爾第一宣戰時。雖然分國會爲二。卒之國會戰勝。判英王以死刑。諸公若一念此種英勇奇烈之歷史。必立增一分勇氣。彼毀法亂政者。未必不自返而縮也。昨讀褚君宣言。主張遷地。自由制憲。卓識宏願。海內傾仰在京諸君。與諸位同一志願者。必居多數。雖形格勢禁。意志未盡發舒。而聲氣應求。終必趨於一軌。惟諸公爲國民謀百年福利。而任諸公置身於危難。揆諸人類互助之義。竊有所不忍。國民旣渴望良好憲法。義當爲諸君排除障礙。永祥職在軍旅。分屬國民。維護贊助之責。當與國民共之。息壤在此。敢有貳心。謹攄赤忱。伏希明察。盧永祥感（二十七日印）。

孫中山方面則派由劉禺山來京。勸誘議員南下。並以一函慰勉。函云國會議員同志鑒。比歲以來軍閥構暴。破壞綱紀。故同志集合倡正義於廣州。中途殺亂。粵局破壞。致使各同志流離出走。初衷不遂。及文移居滬瀆仍促國會北上開會。力謀國是。初欲持和平統一。化兵爲工之策。以定國家之根本。以促北方武人之覺悟。不意國會方開。民八民六問題不定。更舉廣州政府數令召集所議之案。棄而不顧。可知北方軍閥。對於國會同人有利用。而決無誠意矣。今日軍閥擁位。故態復萌。視民國二年以兵力挾舉總統。民國八年以非法謬竊大位。殆尤過之。夫今日之所謂北京國會者。合法與否。尙屬問題。再加以非法之行。其何以對天下。文與國會諸公始終相共。務與勸告同人。各盡所能。力持正義。其有以兵力金錢圖竊國權者。當以去就相抵抗。文必爲諸公後盾。粵局日內可定。一俟與各方面商定辦法。布置妥帖。必有函電奉達。諸公南行。今先派劉禺山來京，詳述一切。北望薊門。風雲昏晦。持正愛國。是所盼切。手此順候時安。孫文拜啓。

孫洪伊一派。雖然屬在民黨。而其勾搭牽延。早即蕩過隔牆。眼下此派所申申致辯者。謂伯蘭並未招其徒黨。參加南下之役。一面則仍行項出孫曹攜手之爛調。其實則大孫派對之。已根本予以懷疑。據東方電訊。孫洪伊態度。近爲一般注視之焦點。孫氏直隸人。故對於氏之行動。有以疑惑之眼視之者。林森謂孫氏與曹吳有特殊關係。與其部下王乃昌之行動。其擁護曹錕之形。迹更爲明顯。孫文欲迎孫氏赴粵。可謂不諳事情云云。章炳麟致孫文電報。謂孫洪伊徐謙。同爲曹錕私黨。曹之種種計畫。莫不參加。留之實民黨之害。應請即日裁撤駐滬和議代表云云。特當中國人士。對茲民黨內部（于此時）發生變化。咸與以多大之注意云。

外交聞人之行動

▲顏駿人昨已離京
▲顧少川病尙未愈
▲王儒堂亦已南下

顏駿人以昨日早車。携眷赴北戴河避暑。瀕行時車站送行者甚擠。顏之夫人。體胖畏熱。年例須作避暑之遊。顏特伴之俱行。一方面亦不無避却政囂之意也。

顧少川就職之訊。在利用之者。方在加工吹擂、即如昨日。尙挽由馬驥等出名函勸。但前後三函。實派署名者。尙無確數。少川其始不無活動。終以各種關係。亦知貿然即出。諸不合算。適因口頭不謹。稍占病恙。因特謝病家居閉門不出。此病雖然來得湊巧。或且天之所以玉成少川。使其勿或苟于出處也。

王儒堂與黎黃陂較接近。與保派則尙在勾搭未上。眼看無可發展。故太原來京之第三日。即於昨日下午六時。偕其眷屬。南返江蘇。表面觀之。似不像作歸計。有謂其向窩活動者。未知確否。

保定會議在醞釀中

▲自承已屆僵局
▲因而急闢蹊徑

時局弄到如此之僵。進行大選者除口呼荷之外。別不措置其他。保方當局以關係者大。于是乃有召集保定會議之決定。冀得籌衡一切。據某方宣傳。此項會議。豫定邀約之人物。爲直魯豫蘇皖贛甘新陝鄂閩晉十二省。執察綏之特別區之軍民長官。及政黨首領。在野名流。外交家等。大約兩旬以內。即可開幕。其對於維持現狀。所討論者。約爲（一）國會依法大選之穩健的促進。（二）國會不能依法大選時。應如何維持中央之局面（三）各省區目前之治安及團結。（四）各地方當局。分頭接洽反對派。作有効之疏通。即不屬於直系之各方有力當局。亦盡量歡迎其加入。容納其意見。以上爲維持現狀之辦法。在此會議亦將議及。聞前晚馮檢閱何署集合津保要人及外交名流兩院領袖大擧。宴會之時。除報告保定會議召集之原因外。席間亦曾對於時局畧有交換。大概均認此會議。極應擧行。王蘭亭最後復將曹使來函。交席上各人傳觀。其中開列關於治本之政策八項。均預備在此次會議中解決。八項中除上述外。半關財政問題。一切外債之整理。各省區對中央解欵之確定。政府今後財政上根本之設施等等。來函皆悉及之。

使團空氣之述聞

▲認中國現況爲無政府狀態
▲但暫時愼守旁觀態度
▲對治安將有會議

據聞某外交家。此次政變之現況。在外人視之。認爲無政府狀態。對於國際交涉。皆趨於事實的。而非法律的。按例使團來文。有外交部致機關名義者。同時於特項公事。則逕致機關領袖。書明致外交總長某等字樣。（對代部之次長亦然）今則書明外交部三字。而不及其他。以往事觀之。外國於政變之頃。亦或陷於無政府狀態。特其爲期至暫。故我國無政府之期間。如果延長。彼之書面警告。將不免遝至。特眼下尙在愼守旁觀之態耳云云。

使團透出消息。使團方面。因保衛使館及各國僑民之安全起見。於京師治安一層。則特別注意。後日（七月三日）使團有會議。某使館準備提案一件。通過後向我建議。其內容提議北京城週圍百華里以內。不許駐紮任何軍隊。以步軍統領及警察與保安隊駐守京城百華里以內爲限。如是方可免治安上發生危險之顧慮。且主張。由地方團體担任上三項治安機關隊伍月餉之籌劃。警察總監步軍統領由國會等法團公選。政府再加以任命。以後府院衛隊亦由前三項中指調云。

所謂攝政之片聞
▲教農兩部已補充次長
▲崇文門監督今日到任

昨日之攝政會議。列席者除內高海李法程交吳以外。財張亦至。餘部有以次長湊數者。有並次長亦無出者。席次討論農教兩長之補充。海李意雖活動。仍以經費爲慮。因此高五亦不便遽爾自承兼長農部。最後乃繞一灣子。先從次長人選解决。結果教次沈步洲辭職照准。以陳寶泉代理之。農次劉治洲處以免職字樣。以林大闓代理之。隨及崇文門監督問題。議决不准薛篤弼多所謙讓。並催其明日（指今日）到任。薛已表示允可云。

王孝伯自找碰釘
▲派員向李麻子道歉
▲李麻子勸其注意私交
▲並謂直派毋乃笑話

國聞通信社云。據天津消息。王承斌前日派直隸議員之與李根源有私交者二人。往訪李氏。代達歉意。並叩以時局意見。聞李曾答云。公事且置不談。請就私交先言之。余（李自稱）與孝伯素有往還。私誼不惡。乃日前天津警廳。竟有奉大帥電諭。緝拿農商總長李某之令。孝伯宜無不知。以大帥而令緝閣員。毋乃太笑話。望孝伯以後注意。須爲私交留點餘地。至於大局問題。余意最好曹仲珊宣布下野。不再運動首選。則直系現有地盤或可保全。否則三個月或半年之後。恐求下台亦不可得。十日前孝伯曾訪褚輔成君于館舍褚君要求三事。（一）先制憲後選舉。（二）懲辦肇事軍警長官（三）改行政委員制孝伯對於（一）謂已照此辦理。（二）謂軍警無餉內閣無人負責。追不得已。乃有要求總統發餉之舉。其情仍有可原。當查明情形。酌予懲誡。（三）謂事關變更政制未便轉議云云。須知褚君所言。就是十日前之要價。若今日則非曹退職。不易了結。凡此均須有愛于直系者。望致意孝伯轉達曹吳齊三君考量云云。

憲法會又開不成
▲距法數越差越多
▲東方飯店之牌局
▲宣告退會之林王

昨日（三十日）下午二時憲法會議第一百六十一次會期開會。由吳景濂主席兩次展長時間至三時四十分。出席議員四百九十八人。距法定開會人數少三十二人。不能開議。遂換給出席費支付證而散上次流會。所差人數。由八九人乃至二十餘人。今則愈差愈多矣。據某方面報告。當開會之前。一部分議員在東方飯店。召集竹戰之局。每桌備有彩金大洋八十元。勝者可自由携去。負者亦不負賠償之責更有八埠名花陪坐。故于而來者。數乃不尠。以形勢觀。最近兩星期中。憲法會議。迭次流會。一般素以促成憲法爲號召之議員。睹此情景。成欲藉辭以退。研究系重要分子前參院議長王家襄。因某種關係。日內將以制憲無望爲名。向參院辭退。而該系林長民等。亦因友人之勸告。前日聲稱昨日憲法會如再流會。則以後不出席。乃昨日憲會竟未開成。以後林等恐亦不能爲憲法會議湊數矣。

參議院補發歲費
▲流通券一百二十元

參議院四月份經費。十六日在財政部領到現洋三成五。特別流通券三成五。現金當即發給各議員。所餘之流通券。經該院會計科迭向財部交涉現金。迄未撥到。現聞該院臨時行政委員會議決即以此次所領到之流通券。先各發三成。作爲補足上年十月份所欠之歲費。其餘半成。俟彙足後。再行依次補發。已於昨日（三十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發給各議員流通券一百二十元云。

粵省尚在戰爭狀態中
▲陳炯明到汕頭勞師
▲惠州又有重起戰事說
▲沈鴻英乘間抄擊源潭
▲徐紹楨奉命往聯湘浙

自孫陳聯合之說起。東江一帶。已無激烈之戰事發生。駐惠督師之陳炯明。已於二十三日。回抵汕頭。當時有林虎。溫樹德。洪兆麟。黃大偉等。乘小輪往馬嶼口歡迎。是夕。駐節於善後處。翌日。偕洪兆麟。林虎。尹驥等。乘車赴潮州。慰勞各軍。聞即督師。分投援惠州。及攻省城云。而路透電社所得之二十六日廣州電。亦云。孫中山黨與若干人。不贊成與陳炯明言和。蓋恐陳不受約束。未必忠嚮孫氏也。惠州戰事暫止。雙方顯皆休息待援。蓋城已被圍約一月。雙方均未得利。則之來汕。自係編制援師。備談判一經決裂之日。有兵可調無疑也。北江戰事。日來愈演愈烈。宥（二十六）早。沈軍突由清遠抄擊源潭。與范石生部戰甚劇。英德北軍。亦同時進攻。來勢兇悍。楊希閔急調梁鴻楷等部往禦。是日大本營復由東江抽調盧師諦一部。北上助戰。二十七日。中山且擬赴北江視師。或曰。孫軍已經退至銀盞坳。是則尚須待証。未敢即以爲可信也。再觀省城方面。對付北方。亦極形忙碌。二十六日十時。中山特召集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孫科。楊庶堪。朱培德、張開儒。蔣介石。鄧澤如等。至士敏土廠會議。先將伍朝樞所擬之英文宣言書稿討論。後復討論軍政財政。至一時散會。又據滬上民黨方面。於日昨接到凌希超由廣州來電。略謂中山對於時局。除已與有力各派首領。來往密電。切實討論外。並將派徐紹楨來滬。前往湘浙各省接洽一切。徐氏日內。即可抵滬云。據此以觀。是廣東之局勢。尚未可即抱樂觀也。時孫陳之復合。據外人議論。則舉謂其進行頗利云。

開封土匪刦掠之慘狀
▲焚燬民房一千餘家
▲綁去肉票數百人
▲被殺者一百二十名

英文滬報六月二十六日開封特電。昨晚又有一隊匪徒在淇江（譯音）方面大施搶刧。被搶者計一千家。屋宇一概被焚。慘不可言。此次共綁去肉票數百人。中有老者與幼孩在途中不能迅步行走者。均被慘殺。因此被殺者共計一百二十人。惟被綁人此時尚難調查確數。軍隊與附近鄉團聞訊均同時趕到。然土匪已聞風遠颺。祗剩一片殘餘灰燼而已云云。

湘人對日領擅捕學生之憤慨
▲省議會請國人一致對日
▲各界開請願大會之激昂

長沙日領非法拘禁科長學生私刑逼認投石斷纜傷辱國體。莫此爲甚湘人對此憤慨異常。茲將省議長最近之放電及對日交涉之請願大會情形。彙誌於次。

▲湖南省議會請一致討日電

（銜略）自國人力爭收回旅大及撤廢二十一條。日人強橫不理。湘人迫於救國。遊行講演。反對六一慘劇。迭經函達。詎日人愈肆野蠻。不獨伏見艦不退。且增加二艦。示威恫嚇。日商更招搖過市。強賒壓買。日兵仍復登陸橫行。捕鴿驚馬。無非故意尋釁。湘人方忍無可忍之中。猶勉抑義憤。嚴守秩序。不料我愈退讓。彼愈兇橫。我恃公理。彼逞暴力。本月二十日午後六時。日領事館附近廣益學校高等學生鍾振翮偕二三同學。江干晚眺。日人忽誣爲解放水划纜繩。狂追兇毆。並擅行逮捕。拘入日領事館內。非法審訊。私刑拷打。鍾生年幼。傷重命危。無力撐拒。立易其稿。勒書口供。交涉司派鄧科長往領。並脅迫簽字。同被拘留。至八小時之久。似此違反公法。蹂躪國體。誠國際上未有之奇變。我國人莫大之恥辱。亡省亡國。迫於眉睫。湘人之憤。痛自殺者。已日有所聞。人心未死。國魂尚在。萬望全國同心戮力。一致對日。以保我國權。伸我民憤。追電告哀。期共起圖之。湖南省議會儉（二十八日）印。

▲湘人對日交涉之請願大會

長沙特約通訊云。六一事件。日人不但不甘讓步。反毆抑學生。強迫簽字。本省人民。一致憤慨。二十六日各學校各團體共五萬餘人。集合教育會前。向議會及省政府請願。並提出請願之四項要求。（一）罷斥交涉司長楊宣誠並撤懲簽字辱國之科長鄧承暐。（二）尅日取消戒嚴令。（三）責成軍警保護人民。以免再爲日人所殘害。（四）嚴交涉撤退伏見等軍艦。並向省議會宣布省政府媚日之罪狀。請嚴予查辦云。

應城匪訊鱗爪
▲華票已陸續釋放
▲梅神父可望出險

應城匪勢猖獗。昨報已誌。今又得各方面消息漢口電云。漢口寓蕭對應匪。表面主剿。但有他法能使意敎士出險。仍可商量。法領前日謁蕭。亦贊同此意。刻正由中外敎士與匪接洽。潘旅只取包圍形式。又漢口天主堂接得應城陶風樓神父二十三日來電。謂據放回之華票所云。匪衆被官軍進逼。業已竄至隨縣附近三林塘地方。子彈缺乏。僅以手槍恐嚇鄉民。上星期曾分部下爲兩路。謀竄豫境。又經豫軍堵擊。重復折回。匪受損失極大。旋鄂派軍隊向匪取包圍形勢。匪益惶駭。請求梅洛杜氏設法施救。梅要求先將華票釋放。已願留居匪巢。以待磋商條件之妥協。匪允其請。華票遂多得釋。至匪對梅洛杜氏待遇頗優。梅氏亦甚安適云云。又梅神父致隨縣敎堂郵片。係書於匪首劉廣林名片之背面。上書請速令羅大鬍子與匪磋商條件。我曾允以五百元自贖。匪不允。似有千元當可釋出云云。然所謂羅大鬍子者。漢口及隨縣敎堂均不知其爲何人。羅某既經匪方信任。要其協商。業已分函德安等處尋訪。大約梅格杜。不久即可安全出險矣。

英僑請英政府保護
▲我政府其縮聽

倫敦六月二十九日電。現中國英僑各團體。以旅華洋人屢受危險。已向英政府請願求爲保護。其他注意此事之強國。現亦設法保護其國民云。又電。倫敦中國協會事務所召議時。在中國活動之財政。商務。實業。各界代表均已到會列席。該會議爲中國及其國外商務上利益計。曾迫切討論辦法。務使英國政府及其他機關設施一種有效之行動。旋經表決。再行陳請外部冀可促進其實行。政府現已擬定之辦法云云。

法軍繼續佔領德境
▲林坡蘭岡等處已入法軍掌握

美益斯六月二十九日電。佔領地軍法裁判所。以德人七名犯有擾亂治安之罪。已判定爲死罪云。又柯布倫同日電。法軍現又佔領林坡蘭岡及愛斯邦等處以防止亂民滋事云。

蔡孑民不復入京矣
▲對北大校務仍擘畫周至

北大校長蔡孑民。自宣誓不願與彭共事辭職出京後。雖由北大學生及敎職員。函電紛馳。代表往請。蔡氏終以政局紊壞。不願涵迹京塵。對於北大善後。則與陳楊二代表。略有商定。並以一函託其帶京代致北大學生會。原函錄下。

北京大學學生會諸君公鑒。前承賜書。並承代表李駿君屈臨舍間。携視諸君公函。見愛之摯。爲之感泣。當日李君見語。北京政府頗有改良之兆。如果實現。務請進京一次。以慰諸同學之懸望。培爾時對於諸君之誠懇。與代表者之親切。義不能無所感動。爰答以政局如果有清明之端緒。則我於赴歐以前。一度進京。亦無不可。想李君早已報告於諸君矣。不意李君離紹興不數日。而北京政局忽大變。不惟李君所預言之改良。絕對無望。而黑暗乃倍蓰於培辭職出京之時。諸君愛人以德。既蒙摯愛。決不以進京責培矣。北大校務。以諸教授爲中心。大學教授由本校聘請。與北京政府無直接關係。但使經費有着。儘可獨立進行。傳曰。天下自亂。春秋自治。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大學同人之意也。考北大經費。每年七十餘萬。北京政府之不足與言。既已彰著。鄙意宜別組董事會。以維持而發展之。已具復北京國立各敎職校員聯席會議二函。但董事會未成立以前。不能寄諸教授爲無米之炊。似可由學生諸君暫任之。培以二千五百人計。若每人任籌三百元。則可得七十五萬。較之香港大學學生歲費八百元者。尚不及半。似不爲苛求也。培以爲電報政策。擊衆運動。在今日之中國。均成弩末。諸君愛國愛校。均當表示實力。請於維持母校一試之。謹貢所見。作爲臨別贈言。幸諸君採納焉。祗祝公祺不宜。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蔡元培敬啓。

印鑄局罷工之原因及風潮之擴大
▲趙翰綸挪用公欵私購汽車
▲局員欠薪八月分文不發

此次印鑄局罷工風潮。因趙翰綸私行挪用公欵所致。節前財政部分配印鑄局之現欵一千五百元。及流通券三千元。趙氏盡數挪作自己購買汽車之用。分文不發給局員。本月二十六日全體局員。因欠薪八月。爲飢寒所迫。特相率到局長室。向趙陳述苦況。趙時手持墨筆。批閱公事。見各局員到。坐視不理。各局員仍僅守秩序。靜待良久。俟趙將公事閱畢。始徐徐發言。趙仍背面吸烟。一言不發。旋即手按電鈴。喊茶房入。吩咐「看車」。並由茶房代其「戴帽子」。「穿馬掛」「拿手杖」。始終不發一言。即預備出門上車而去。全體局員。至此憤恨塡膺。忍無可忍。即上前將各門把守。阻止趙氏出外。趙爲局員所包圍。始開金口。勉強承認將財政部之三千餘元。及局中存欵一萬餘元概於次日（二十七日）發給局員薪俸。並謂只發舊人。各局員始放趙出。次日（二十七日）趙私人張用夏到局。各局員催促發薪。張當交出連夜揑造之新局員名單一紙。多至五十餘人。如彭寅月薪本爲一百元。忽增至三百元。其餘任意增添。未見局令者。不可勝數。所增添之欵而數目。約有三千餘元之多。恰可彌補趙氏買汽車之虧空。各局員爲慎重公欵起見。當嚴加質問。張即破口罵人。俟趙到局。向其申訴。復爲張祖護。因此激成全體罷工之事。此實當日實在情形。各報多未揭載。故爲補述。罷工以後。趙尤不知悔悟。復調來軍警多名。包圍局所驅逐局員。儼同解散。復在局門懸一親筆牌示。不准罷工人員入局。牌中並有白字一個。全體局員呈訴攝政院之呈文。被張廷謨壓擱。未呈與高諸人閱看。故只信趙氏一面之詞。全體局員。益形憤激。昨日（三十日）又在長恭頭條慶豐堂開會。討論對付方法。並主張向平政院起訴。聞趙氏因見各報紙攻擊。大爲恐慌。爲淆亂是非遮掩耳目起見。特派人持欵。向新聞界運動。爲其發稿辯護云云。

昨日之閣議

昨日（三十日）星期六國務會議議決案件如左。

（一）議定代理教育次長沈步洲辭職照准。遺缺以陳寶泉代理。

（一）議定農商次長劉治洲久離職守。擬請免職。遺缺。以林大闓代理。

命令

大總統令

派蔡廷幹兼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副處長此令

署財政總長兼幣制局總裁張英華呈察哈爾興業銀行監理官劉彭翊呈有任他請免本職應照准此令

署財政總長兼幣制局總裁張英華呈請調任顧行爲察哈爾興業銀行監理官應照准此令

司法總長程克呈署直隸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徐瑞徵懇請辭職應照准此令

司法總長程克呈請任命張志新署察哈爾都統署審判處書記官長應照准此令

據司法總長程克呈稱湖北應山縣監犯李子山迭次防止同監犯人脫逃情堪嘉尙擬請宣告減刑等語本大總統依照約法第四十條宣告將該犯李子山原處無期徒刑減爲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以昭激勸此令

國務院攝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社會新聞

部派醫員往德法留學

△被派者瞿紹衡氏

瞿氏夫婦醫院院主。瞿紹衡君。現經教育長官。選派出洋留學。將於七月七日坐香取丸定期郵輪放洋。前往瑞士德法諸國。証其學業。他日深造歸來。度能於產婦界。更放大光明也。瞿君。定於今日（一日）下午三時特別快車出京赴滬。聞一時知交。前往送行者極多云。（社）

迎新送舊

△小妾剛進門　△大婦請離婚

宣武門外。丞相胡同。住戶楊德全。素好冶遊。新近在石頭胡同某茶室內。姘識妓女馮素卿。並於前日。將該妓帶至家中。令伊妻劉氏伺候。劉氏氣不自勝。遂與其夫揪打一處。後經人勸開。隨赴法庭成毆。請求離婚云。（恥丙）

暑期之補習機會

△師大特開專班　△有數理化普通課程　△又有特別選修科

師大數理化補習社。在暑假內開辦第十三期。已屢誌本報。茲更探得其暑期內課程之分配。特誌如下。幾何。每週五小時。代數。每週六小時。各分甲乙丙三班。三角。每週二小時。分甲乙二班。算術。每週二小時。分乙丙兩班。物理。化學。每週各六小時。分甲乙二班。理化大意。每週六小時。設一班。英文。每週四小時。設一班。以上均係普通課程。而其特別選修科。則立體幾何。每週暫定二小時。大代數。每週暫定三小時。其餘則俟選課有人。再行規定。但聞其特別選修科。須十人以上。始能開班云。（文）

天津特設房產經租部

△租房者大感便利矣

昨聞天津協和貿易公司。特設房產經租部。以謀公衆之便利。凡欲在津租用房屋者。可向該公司詢問。一經委託。指明須何處房屋。該公司立即將房屋所在地點。及一切租賃。必要條件。詳細報告。無論在中國街面及各租界。均可辦理。使租戶滿意。且毫不收費。蓋該公司與各外國房產公司。及各處之房東。均有聯絡。且熟悉各處房屋之情形。各處房產主人。時常將房屋圖樣。租賃條件。報告於該公司。租戶憑其報告。不必親往察看。即能瞭然於各處房屋之大概。聽憑選擇。此種組織。若辦理得法。實有益於社會不淺也。

誰叫你荒唐

△染上楊梅大瘡　△祇好投河尋死

崇文門外。櫻桃胡同住戶回民馬某。年二十七八歲。在前門外糧食店某飯鋪當夥計。因嗜好冶遊。晚間無事。赴娼寮報効。不料日久。竟染上楊梅大瘡。不能作事。只好回家。又因家貧。無錢醫治。馬某一時心窄。於日昨出東便門外。投入二閘河內身死。已由河陽汛。會同大興縣委員相驗。由馬某之母。領屍抬埋。這也是好嫖之人報應啊。（隱丙）

神方

△吃下之後不多時　△即口鼻流血而死

宣武門外。賈家胡同。住戶邢維周。係廚行人。素好迷信。日前伊妻馬氏。偶患時令。邢某遣其子。赴老牆根白衣庵。求來一神方。當時將藥抓回煎好。馬氏服下之後。工夫不大。口鼻流血。暈死過去。後來延醫診治。據云吃錯了藥。已無挽救。移時身死。刻正辦理喪事。咳。這是好迷信的結果呦。（恥丙）

跳車

△雙腿軋斷　△即日身死

廣安門內。和泰慶油局。夥計楊潭桂。年五十五歲。山西人。於日前（二十八號）赴豐台送貨。當晚五時餘。乘京綏路第九次車回來。行至廣安車站北洋旃外地方。不料伊竟自跳下車來。致將雙腿軋斷。昏迷不語。當即隨第九次車。送去西直門該路總醫院救治。開診治後。因流血過多。傷勢太重。竟於夜內身故。現由該油局領屍抬埋云。（隱丙）

說部

武曲臨凡記

第三十二回　拾墜歡雲婢假殉貞　貪重賂刁嫗聯左泰

聞桓夫人之姪楚卿。一向留寓讀書。表兄妹時常晤面。並不迴避。周公子係夫人胞姪。閥閱名門。有何不及桓公子。彼此同是內姪。一則尊奉為座上客。一則嚴禁如堵下囚。厚薄迥殊。相形見拙。夫人面上。尚有些光彩麼。小婢於此。頗為夫人不平。周氏被他一激。惱得頰飛紅。作恨聲道。老爺此項行為。委實對我不起。猶記去歲。我姪自來我家。干他大爺甚事。彼竟那般辱罵。然彼我並無親情。官不復顧我顏面。吾只當他野龍狂吠。漸亦不復關懷。老爺與吾姪至親。乃亦如斯薄待。這口閒氣。必當爭了回來。可惜三小姐現病未痊。若使照常。吾即帶來入園暢遊竟日。看老爺將奈我何。紅雲道。小姐千金麗質。舉動固不容輕率。若小婢不過一個丫頭。行止何關輕重。乃亦禁入園亭。未免無謂。夫人道。今日老爺外出。既是小姐命汝採花。汝且一往。設或老爺得知。有吾一人担待。汝且去罷。紅雲故意佇立不行。作出為難樣子道。雖然有命。左泰這老厭物。必將不信。行且與吾囉唣。夫人道。也罷。即遣內班左富。傳諭左泰。說夫人遣婢紅雲。入園採花。不得攔阻。左富應諾去後。紅雲纔至。左泰看見。那敢阻撓。只道。姐姐入去採花。望你早些出來。免老漢擔此干係。紅雲啐一口道。好討厭的老東西。眞是越老越糊塗了。老爺命你守園。夫人命我入園。彼此各行其是。我不能怪你多事。你又安能管我久遊呢。老爺夫人。同是你的主人。難道老爺之命當遵。夫人之命。便可違抗麼。我實告你罷。老爺甚少在家。那理管得許多瑣事。家中奴僕之勤惰一准夫人之語為憑。你若只望老死守園。月間得此微餉。便罷。若尚欲力圖上進。改調優差。乃不知巴結夫人。仰仗春風噓拂。豈非南轅北轍。愈走愈差麼。此刻我欲入內採花。不及與你多說。想你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將吾言三復尋思罷。說訖。向內揚長而去。只見園內春光如畫。淑景迴然不同。耀眼則柳暗花明。砭耳則鶯啼燕語。幾如遊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紅雲上了花亭。探望。見雲軒前。坐著青錢。知道周公子定住軒內。是日春寒尚峭。紅雲身穿湖色縐的棉襖。水紅緞的夾褲。金蓮窄窄。着對紅緞繡鞋。頭上雲髻半偏。翠鬟微嚲。淡脂薄粉。益顯出嫵媚風流。儼然三小姐的天然實相。幸青錢前此曾見過秀貞。尚能恍惚大概。一見紅雲。將出來。倒嚇一跳。急忙站起來致敬道。三小姐來遊園麼。紅雲微笑點頭。問道你公子住在軒內麼。（未完）

譯著

短篇小說　雙將軍（續）（法國華蕻蒙著）（念慈）

語次。淚如泉湧。滴滴落余頰上。余曰。爾亦大愚矣。幾見有人能離其影者。爾果有術者。余何惜此空浮之影不使之常依汝側。女聞言飄然曰。果如是足即爾之愛我。乃釋余而出。余尙以為女臨別故作懇態媚我。俾我永不忘其情好。既出即摒擋行李。趁火車上道。抵莫克特。以沿途勞頓。託身逆旅。藉為休息。逆旅廣廳酒客至夥。余傍巨鏡而坐。館中亦斯往來蹀躞。偶窺鏡中。覺有異。耳語其同儕。同儕亦相顧駭愕。更告於他。俄頃之間。衆聲嘈雜。羣注目於余。余莫審何故。意余面目間或沾泥污。否則額髮粘有他物。為衆所奇。對鏡自顧。乃鏡中竟無余影。余以為光綫不合。左右轉側照視。而鏡中覺不現余毫髮。余以為目昏。近鏡盼視。鼻尖已抵鏡面。而仍不現余形。余大窘欲前。而旅客羣立余後。指余曰。此人獨奈何無影。人妖耶。鬼物耶。魑魅幻為人形耶。余欲聲辯。而衆聲龐離不容余置喙。思欲遁去。而巡警數人。已奉警官命令前來取締。謂不能現其影者。必為妖物。欲傳吾而去。「未完」

隴海鐵路及汴洛鐵路通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為始

（隴海東路・汴洛鐵路・西路）

站名	第一次　徐州府至鄭州客車	第三次　商邱至洛陽客車並洛陽至觀音堂客貨車	第五次　開封至觀音堂客車
津浦站	七點十分開		
銅山縣	七點二十五分		
九里山	七點三十七分		
郝寨	八點〇二分		
楊樓	八點二十四分		
黃口	八點四十九分		
李莊	九點二十一分		
碭山	九點四十六分		
楊集	十點〇七分		
劉堤圈	十點三十二分		
馬牧集	十點五十五分		
商邱縣	十一點廿五分到　十一點四十分開	七點三十分開	
小壩	十二點十分	八點	
柳河	十二點三十七分	八點三十五分	
李壩集	十三點〇七分	九點〇五分	
野鷄崗	十三點二十七分	九點二十五分	
內黃	十三點四十七分	九點四十五分	
蘭封	十四點十三分	十點十一分	
羅王	十四點三十五分	十點三十二分	
興隆	[illegible]	十點五十七分	
開封	十五點廿一分到	十一點十八分到	
開封	十五點卅五分開	十一點廿五分開	八點開
韓莊	十六點〇二分	十二點二分	八點二十五分
中牟	十六點二十三分	十二點二十三分	八點四十三分
白沙	十六點四十六分	十二點四十六分	九點〇五分
古城	十七點〇四分	十三點〇四分	九點二十二分
鄭州	十七點十八分到	十三點十八分到　十三點卅五分開	九點三十五分到　九點五十分開
鐵爐		十三點五十五分	十點十分
滎陽		十四點七分	十點三十二分
汜水		十四點五十分	十一點〇五分
鞏縣		十五點二十六分	十一點四十三分
黑石關		十六點〇一分	十二點十八分
偃師縣		十六點二十六分	十二點四十一分
義井鋪		十六點四十六分	十三點〇二分
洛陽		十七點十分到	十三點廿五分到
洛陽		第二日六點五十分開	十三點四十分開
磁澗		七點四十五分	十四點二十一分
新安縣		八點三十五分	十四點五十八分
鐵門		九點十五分	十五點二十七分
義馬		十點十分	十五點五十八分
澠池		十一點十分	十六點四十分
觀音堂		十二點到	十七點廿五分到

站名	第二次　鄭州至徐州府客車	第五十二次　觀音堂至洛陽客貨車並洛陽至商邱客車	第六次　觀音堂至開封客車
觀音堂		十三點三十分開	九點開
澠池		十四點十分	九點三十四分
義馬		十五點	九點五十八分
鐵門		十五點三十分	十點二十一分
新安縣		十六點〇五分	十點四十五分
磁澗		十六點四十分	十一點〇九分
洛陽		十七點二十五分到	十一點四十五分到
洛陽		第四次　七點三十分開	十二點開
義井鋪		七點五十四分	十二點二十三分
偃師縣		八點十四分	十二點四十二分
黑石關		八點三十七分	[illegible]
鞏縣		九點七分	十三點四十三分
汜水		九點五十八分	[illegible]
滎陽		十點三十一分	十五點十五分
鐵爐		十點五十三分	十五點三十七分
鄭州	七點四十五分開	十一點十一分到　十一點三十分開	十五點五十五分到　十六點十分開
古城	八點	十一點四十五分	十六點二十三分
白沙	八點十八分	十二點一分	十六點四十五分
中牟	八點四十三分	十二點二十六分	十七點七分
韓莊	九點〇二分	十二點四十四分	[illegible]
開封	九點二十七分到	十三點十分到	十七點四十五分到
開封	九點四十五分開	十三點四十分開	
興隆	十點〇八分	十四點十八分	
羅王	十點四十一分	十四點三十四分	
蘭封	十一點〇三分	十四點五十六分	
內黃	十一點三十一分	十五點二十四分	
野鷄崗	十一點五十分	十五點四十三分	
李壩集	十二點〇九分	十六點〇二分	
柳河	十二點三十八分	十六點三十二分	
小壩	十三點十八分	十七點	
商邱縣	十三點卅分到　十三點五十分開	十七點二十分到	
馬牧集	十四點二十二分		
劉堤圈	十四點四十七分		
楊集	十五點十三分		
碭山	十五點三十五分		
李莊	十六點〇一分		
黃口	十六點三十三分		
楊樓	十六點五十八分		
郝寨	十七點十九分		
九里山	十七點四十四分		
銅山縣	十七點五十八分		
津浦站	十八點〇五分到		

（附表）上海至河南山西及南直隸一帶以濟南府至漢口取道滬甯津浦隴海汴洛京漢正太各路往來時刻一覽表

[illegible]

觀音堂為隴海西路暫時之末站距陝西之西安府祇四百五十華里

由上海起程往河南及南直隸一帶「車抵新鄉縣時與道清鐵路之客車亦能聯接」

上海起程依前表取道滬甯津浦隴海汴洛由河南省往陝西方面一帶

上海起程依前表取道滬甯津浦隴海汴洛京漢正太往山西一帶再由鄭州方面一帶

由濟南府起程取道津浦隴海汴洛京漢而往漢口